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焕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連傑

記纂淵海卷六十五　　　宋　潘自牧　撰

名譽部

為世輕重

經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羮爾惟鹽梅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書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也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邦家之

光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綱紀四方為周之翰詩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語

子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　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

荀樂論

史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左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後世藏孔子衣冠琴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絶高帝過魯以太牢祀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世家　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史鄭世家　毛先生遂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史記平原君傳　吾所居國重史齊世家　魯仲連不肯帝秦而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史本傳　子貢一

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史記孔子世家楚春申君魏信陵君救趙秦軍為之却三十里史平原傳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史游俠劇孟傳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戰國策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史魏無忌傳為國柱石漢霍光傳為一代之柱臣漢蕭何傳李將軍死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前漢李廣傳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漢書孟軻雖連音輦蹇猶為萬乘師漢揚雄傳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

弘名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西漢天下想聞其風采西漢霍光傳漢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西顧之憂後漢寇恂傳自天子及大臣皆賴恃之東漢袁安傳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東漢本傳种暠為益州刺史得百姓心後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為度遼將軍由是羌戎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至司馬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之舉國傷惜單

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輙哭泣祭祀後漢本傳吳公隱若一敵國東漢吳漢傳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慮謀畧朝之淵藪東漢伏湛傳陳寔卒海内赴弔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通鑑東漢孔融云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廣令容高車結駟名為通德門後漢鄭康成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也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通鑑漢高后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通鑑漢成紀高頻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係頻

之存沒通鑑唐太宗牛僧孺楊於陵裴垍盧坦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通鑑唐憲宗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韋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通鑑唐文宗紀王衍口中雌黃朝野謂之一世龍門晉書本傳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晉書殷浩傳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憂懼不樂往見王導極談世事還謂周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晉書王導傳時江左草

創綱維未舉温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復何慮晋温嶠傳　殷浩弱冠有美名三府辟不就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晋書本傳　為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齊劉糾傳　北齊主登童子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對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齊主曰我謂唐邑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北史　太宗授李緯為兵部尚書房玄齡在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玄齡聞緯拜尚書如何曰但說緯好鬚更別無

它語遽改綽洛州刺史其為當世準的如此　裴度威

譽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為時

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為首唐書

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唐郭子儀傳　唐李栖筠初封贊

皇縣尹喜獎善而樂人攻已之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

有所斥稱贊皇公云本傳　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

名唐張九齡傳　河北恃公為金城唐顔真卿傳　元徳秀天下高其

行不名謂之魯山唐書卓行本傳　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

已唐狄仁傑傳　裴度名震四方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輕重天下莫不思其風烈唐書本傳　唐太宗手詔曰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唐虞世南傳　杜如晦與房玄齡共筦朝政天下浩然歸重唐書　柳芳稱魏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唐魏徵傳　楊綰薨肅宗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唐書本傳　唐肅宗時武臣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大笑

李勉劾不恭肅宗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唐書）李揆為盧杞所惡使蕃部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唐書顏真卿傳）裴度在朝兩河諸侯忠者懷强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唐本傳）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所不能致者宋璟一人毛仲有婚上謂宰相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通鑑）李戡隱陽羨里民有爭不之官而詣戡以辯陽城隱中條山里閭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

蘇源明曰吾不幸生衰世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唐書

傳記夫山萬人之所觀仰育羣物而不倦材用生焉寶藏殖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韓詩外傳

集賢哲國之柱棟人之羽翼桓譚新論

名盖羣后是謂宗臣選陸士衡傳

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駱賓王

今日朝廷須汲黯

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

劇孟七國畏杜詩

名成身退猶係人望駱賓王

後進歸之承望聲光一言許可必自矜重之杜牧

大國梁棟中朝羽儀劉長卿

萬里長城九重

安枕　一柱中天而獨立司空表聖倚為長城永固中夏

倚為長城捨一日而不可白傅集　有賢大國豈無子一家

貧男兒富邦家豈為榮其身王建詩　青山無逸人每國大

覺貧張文集　若作進退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

戮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沈溺爾惟巨艦唐文粹

本朝范仲淹與韓琦必欲收復靈夏邊上謠曰軍中有

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五朝言行録　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時為國之安危臨川　徂徠魯

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然魯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名之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歐公撰石守道墓誌

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个包家見貪汙者曰你一个司馬家呂氏家塾記

契丹尤畏韓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魏公安否行狀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東坡撰范鎮墓誌

士如稻苗待公秧臨流不度公為航後山贈二蘇詩

温公沒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

食必視馬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東坡撰温公行狀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彼國者彼必問公起居司馬温公神道碑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見之筆墨則可以照耀萬世之下欒城集魏舒謂寇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為山家之寶唐宋遺史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　吏民瞻師尹之儀型中外識漢相之風采　凡令中外執事膂力之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為節卿若無事而引去人將相顧而自疑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强固則精神折衝故蔦吕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　國以得人而强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為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營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慙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

東坡集　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

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東坡集司馬温公神道碑 楊綰當朝天下喜山谷詩 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東坡集 范仲淹知開封京師謠言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范仲淹卒天下想聞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出其門爲恥下至里巷及遠方皆知其名國史本傳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庚集載蜀道館舍壁間詩 不足輕重

經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孟子　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列子

史漢高論功行封欲以曹參為第一鄂千秋曰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西漢蕭何傳　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西漢匈奴傳　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後漢馬援傳　不知貶毀之於已猶蚊虻之一過也後漢

孔融傳

傳記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韓詩外傳 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魏董尋云

集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選自試表 生無益於一毛死何異於腐鼠王建 一縷鴻毛天地中白侍郎

雖有若無

經折其右肱雖左股在豈足用乎易畧例 子曰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語
子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
璧而行乞無為於貴寶矣子華子　堂谿空見韓侯昭曰今
有白玉巵而無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韓非子　金
弧玉絃無激矢之能　土飯瓦胾不療於飢抱朴子　玉屑
盈匣不可琢為圭璋斷絲滿篋不可織為綺縠雖多亦
奚以為也劉子
史趙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史記趙奢傳　吳伐齊

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無所用史記吳世家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西漢晁錯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而不能還厲王之西也西漢鄒陽傳李善淹貫古今不能綴辭故人號書簏唐書桓溫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通鑑晉哀紀矢雖注不射

刀雖舉不擊稍雖利不刺通鑑高祖梁傳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曰卿讀書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晉書劉柳傳記無刃之兵不毒之蟲無能為也通典駢指在手必假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劉知幾史通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史通陶犬無守夜之益瓦雞無司晨之警韓詩外傳集劍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繡圖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

電梁庾肩吾讓表干將之刃未磨爪鉋不能傷箟簬之機不發

魯縞不能穿王充論衡薄戍綿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細甲

無異螳蜋之衛魏左太冲賦玉卮無當未有底也雖寶非用張平子南

都賦有聲之玉無纇之珠不置於佩服掌握之間皆非其

所有白傳集

本朝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

不得以為粟東坡喜雨亭記

矜式

經萬邦作式書　君子是則是效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百辟為憲　文武是憲式是百辟　四方其訓之百

辟其刑之詩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

言而世為天下則記中庸　後世以為楷記　見而民莫不敬

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記中庸　子思之母死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記　德

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孝經

子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規矩方員之至也孟子端而言端而動一可以為法則荀子規者所以圓萬物矩者所以方萬物淮南子

史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左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史記孔子世家天下模楷李元禮後漢黨錮傳序經為人師行為人表魏志劉靖傳士之模楷國之楨榦東漢盧植傳賈彪在京師與郭林宗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袁山松漢書殷浩為風流宗通鑑晉成紀吐言則為訓辭涖世則

為物軌東漢李充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世說新語張湛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東漢本傳庾亮端委廟堂百僚準則晉書謝琨傳魏舒堂堂人之領袖晉書本傳傳記師範億載規模萬古史通集作範後昆　立行可模置言成範　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文選行為時領袖言作世蓍龜　清能律貪夫白侍郎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唐張說撰姚崇神道碑萬世之標準　吐辭為經舉足為法韓文爝然為世程劉禹錫羽

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李文饒集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羽儀振鷺黼藻羣龍唐文粹

本朝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東坡作潮州韓文公碑

表師

經正色率下書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語

子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揚子

史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左公孫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史記太史公自序萬石君居家子孫在側雖燕居必冠西漢石奮傳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後漢清節為百城表南史樂法才表耿介為宗臣表唐李勉傳

委棄

經折其右肱雖左股在豈能用乎易畧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詩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語子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所學者眞土梗耳（莊子）玉屑盈匣不可琢為珪璋絲

滿筐不可織為綺縠雖多亦奚以為也（劉子）腐木不可以

為屋　弊箄甑簏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也（淮南子）

史臧紇曰衛侯其言糞土也　不可教訓（左傳）一國棄之

如遺跡焉（國語如行人之遺棄其迹）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

之將不可以語勇（西漢韓信傳）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通鑑）

漢章帝顧視趙戒胡廣猶糞土也（東漢李固傳）駑馬鉛刀不可

强扶 通鑑漢光武 王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 晉書本傳

劉輿猶膩也近則汙人 晉書本傳

傳記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北夢瑣言

韓昭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外史檮杌 吐菓之核棄藥之滓 糞土同捐 史通

集憖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 選曹子建自試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文選任彥昇彈文 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汙簡墨 陳孔璋檄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

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才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而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韓愈為人求薦書　臥木易成蠹棄花難再春孟東野

泥沙難振拔劉賓客　生無益於一毛死何異於腐鼠王建

為人鄙賤

經國人不齒也　出鄉不與士齒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記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語

子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孟子　彼夫昌足稱乎大君子之門

哉莊子百姓賤之如烓所當為烓病人也　惡之如鬼荀子　吾視子蒙

蒙若未視之狗子耳惠子

史吳起嘗學於曽子其母死起不歸曽子薄之而與起

絶史記本傳　非子之座史有若傳　陳湯家貧匄貸無節不為州里

所稱西漢本傳　主父偃學長短縱横術游齊諸儒相與排擯

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游趙燕中山皆莫能厚客

甚困西漢本傳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漢本傳　子之比

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說苑　狗鼠不食汝餘世說　第五倫少蘊

藉不修威儀以此見輕後漢本傳度尚不修學不爲鄉里推舉東漢本傳晉張載貌醜游洛陽市羣女以瓦石投之晉書冢中枯骨何足介意通鑑漢獻帝紀梁尚書虞隲嘗爲王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梁世祖楊劍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通鑑唐玄宗孫晟素輕馮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通鑑周太宗

集揚子撰法言蜀富貴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夫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王充

論衡　閭閻闒茸名教所絶選文彈季緒瑣瑣何足以云文選

本朝譬之瘢痏豈足爬搔類要

推尊

經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詩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語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經

子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奥難見孟子序　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　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孟子後序　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揚子　史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左　天下

言風流者謂樂廣王衍為稱首晉書樂廣傳　殷浩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晉書本傳　器業殆人望也南史宋柳仲　柳顧博學罕所推謝見虞世基曰海内共推一人非吾儔所及也隋書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唐書李揆　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唐書韓愈傳

集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奥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文選序

昭昭若三辰之麗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選齊故安

陸碑 日月不息師表常尊文選任昉釋奠宴詩 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 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推公一人李太白傳 何蕃入太學二十餘年學成行尊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

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賢於堯舜者此其效歟　昭乎日月不足以為明崒乎泰山不足以為高巍乎天地不足以為容

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也柳文　坐上無人第二流劉賓客　一死而可作當小天下裴度作武侯碑

本朝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

覩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　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欒城集　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歐陽公書韓文後　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臨川集

素服

經君子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

也　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記

子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莊子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

高於海内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孔叢子伯夷叔

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管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

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荀子

史貢諸懐錐刀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戰國

策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逄蒙撫弓虎豹哀嘷説苑陳遵每

至人門曰陳孟公座中莫不震動西漢本傳耿純嘗為東郡

太守威信著於衛地東都聞紘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降大兵不戰而還（通鑑漢光武）桓氏累世臨荆州士民畏之（通鑑晉孝武紀）陸機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晉書本傳）顔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烈名重海内人所信服　郭子儀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　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通鑑唐紀）崔仁師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死無一人異辭者（通鑑太宗）楊綰久積公輔

之望及大拜詔下朝野相賀續世說

傳記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

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則無敗政矣韋絢戎幕閒談

集養由游盻而猿號選班固幽通賦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何

蕃齒韓文騏驥未馳知有致遠之力干將未割知有剸堅

之功高達夫

本朝胡安定先生弟子散於四方隨其人賢愚循循雅

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

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安定墓表）田夫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東坡撰溫公行狀）邵康節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皆知歡喜尊敬（康節墓志）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它日析之以為薪猶且忌之（老泉）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　富人之謀利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　賓刀匣不見但見龍

雀環何曽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東坡集 藍田生美璞未琢價連城山谷

心服

經獻子加於人一等矣記 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没齒無怨言 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鑚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語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孟子 立以為

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然而貴敬之荀子

賈瓊曰夫子年十五為人師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敬佩玉音服之無斁文中子

史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於魯孟公綽

新垣衍謝魯仲連曰吾今日知先生為天下士也

管仲富擬公室

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　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吾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史記張儀曰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史本傳吳起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

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通鑑周紀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人劉向戰國策序　梁丘據曰吾至死不及夫子說苑　萬石君以孝謹聞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前漢本傳　相如至一座盡傾西漢司馬相如傳　每讀詔書嘗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漢第五倫傳　王延壽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遂輟翰東漢王逸傳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諭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

君所短卒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後漢馬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通鑑漢光武博聞强記竒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魏志陳矯傳董允代費禕為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嘆曰人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蜀志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善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晉書本傳王粲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等為魏卿相至於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魏志本傳注司馬懿與諸葛亮相距于五丈原對壘百餘

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晉書）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時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晉書劉寔傳）石勒陷京師呼王衍與相見勒甚悅之謂其黨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晉書衍傳）郭奕高爽於時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晉書阮咸傳）謝安嘆曰朝廷大事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彪之）無不立決（通鑑晉簡文紀）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通鑑晉恭紀）王澄有

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絶倒王行尤重澄有經澄所題目者行不敢復言輒云已經平子矣晉書陸雲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晉陸機傳石勒曰若遇漢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晉載記本傳侯景曰吾跨鞍對陳刃石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通鑑梁紀柳顧博學罕所推謝見虞世基曰海内多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隋書田承嗣傲狠不軌謂子儀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舊唐書郭子儀傳自愈沒其言盛行學

者仰之如太山北斗　李密見太宗不敢仰視退而嘆曰真英主也　尹思正為大府卿時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秖畏尹卿筆　李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　孫逖典制誥為代言最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張説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説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_{唐書}　李密謂徐文遠曰始謂先生儒者不

達時事今乃坐决大計何其明也通鑑唐高祖　岑文本嘗稱馬周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通鑑唐太宗　辛彦之撰新禮沈重名為宿學彦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隋書　郭子儀勞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舊唐書本傳　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唐韋顗傳　記禰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訕朝士及南見趙戩

嘆曰鐵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顔冉仲弓典畧

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㑹於樂天之居因論南朝興廢事各賦詩夢得首唱一揮而成白公曰四人探驪吾子先得其珠其餘鱗甲將何為三公罷吟鑑戒録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敕畧呼為敕畧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聞相公呼婼為婼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敕畧反公大慚號小吏為一字師摭言

劉孝標有重名無所與讓惟服謝詠置几桉動輙吟咏其文顔氏家訓

集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古詩）使人意奪神駭心摧骨驚（江淹別賦）天下進士望風憊畏以為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望門不敢造（皇甫湜）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久聞名始相識也韓集）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于十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　觀其掉鞅于藝術之場游刃乎文翰之林風雨

生於筆札雲霧發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觀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柳文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為獨拜劉叉文取卷開讀喜嘆入骨孫可之文豈獨書紳可以銘心唐文粹

本朝衆工讓口無敢先臨川集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元城語録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東坡詩擅場推老手後山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

必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諫議

景仰

經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詩 固願聞名於將命者 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記 景行先哲孝經序

子君子若華山松栢既多望之自不知厭晏子

史太史公曰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史孔子世家　竊伏海濵聞暴公子威名舊矣西漢雋不疑傳　講聞高誼之日久矣西漢董仲舒傳　竊高下風之行西漢郇陽傳　陳蕃周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東漢黃憲傳　李膺與郭林宗泛舟洛水之上望之者以為仙舟後漢李膺傳　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晉書王衍傳　宋纖沈静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

纖不見岌嘆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晉書陸象先嘗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唐書賀知章傳房琯每見德秀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唐書元德秀傳仰之如太山北斗唐書韓愈傳傳記夫山萬人之所觀仰韓詩外傳

集後世仰末照　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　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李太白集　五雲多處是三台杜詩　羽儀之拜

日月以數皇甫湜　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韓愈與李渤書　瞻仰德宇高踰嵩岱柳文四岳仰維嵩之高　健筆高科早絕倫後來無不揖芳塵劉賓客　飽聞聲名渴見風采杜牧之　四瀆宗海衆星拱天洗心瞻仰天漢彌高　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　何令人景慕一至於此唐文粹　本朝惟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未始須臾之間臨川　遡懐英俊之並遊恨無

羽翮而飛肉歐公集　白雲在天引領何及東坡集

敬畏

經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詩　郕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縗者聞子臯將為郕宰遂為縗記　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大臣貴戚看街樓皆泥之畏其糾彈金華子　史晉士會將中軍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左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足耶畏之也史魯仲連傳　郭解出入

人皆避之（史游俠傳）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史記賈誼過秦論）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史記鄭傳序）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也（史記齊世家）匈奴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史本傳）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

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通鑑周紀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李牧為將居代鴈門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通鑑秦紀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通鑑漢高后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通鑑漢高紀漢天子我丈人行也西漢蘇武傳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戎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

還之　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敢入嬴境通鑑漢質紀

宦人黄皓畏董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黄門丞通鑑魏邵陵厲公紀

張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通鑑晉惠紀

王毛仲有婚事上謂宰相曰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通鑑唐玄宗

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

江誅汝矣韶等懼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通鑑唐德宗紀孫期事母至孝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後漢本傳卓王孫為具召臨卭令王吉及司馬長卿令既至日中司馬長卿謝病不能臨臨卭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不得已而强往一坐盡傾西漢司馬相如傳尹翁歸拜東海太守之官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終日不敢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坐者皆屬目畢下之西漢蓋寬饒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西漢汲黯傳

姜詩事母至孝赤眉散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

許劭為武功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東漢本傳

桓典為御史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漢本傳

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

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東漢王烈傳　黄巾賊數萬人見鄭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東漢本傳　孔融深敬鄭玄屐履造門造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東漢鄭玄傳　彭脩為州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賊素聞其恩信即降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後漢　袁閎投迹深林潛身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後漢書　周訪智勇過人聞王敦有不臣之心常切齒敦

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不敢為非晉書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寇来攻郡羣相謂曰我輩無義之衆而入有義之國遂班師而還一郡並獲全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世說宋璟嘗侍宴在下坐張易之兄弟皆為列卿素畏於璟虚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續世說　王敦久懐逆亂畏祖逖不敢發晉書

劉琨傳

謝安欲使王獻之題太極殿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将

懸燈書之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王

敦素憚周顗每見顗面熱雖值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晉書

梁顗恊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本傳

范叔孫周窮濟急鄉曲貴其義行無有呼其名者宋書

司空圖居王官谷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士人依以避難唐本

傳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唐書來瑱北收河洛屢摧賊陣安祿山叛賊號為來嚼鐵唐卜史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守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為豺狼所服如此舊唐書郭子儀傳段秀實為涇州刺史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唐書黃巢作亂鄭棨為廬州刺史移檄無犯州境巢為斂兵州獨完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府庫後它盜終不犯鄭使君錢本傳權戚縮氣魏謩傳

傳記四坐為之改容世說劉整居家奢麗謂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在坐而終日不自安蔡克別傳集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選昭王碑千乘為之軾廬左太沖魏賦將敬滌耳以聽玉音七啓四座皆辟易杜詩夷落遙知真漢相爭來屈膝看儀形劉賓客曹操不敢以兵強輒進孫權不敢以境閑妄動彼相之力焉尚馳作諸葛武侯碑黠吏偏驚隼貪夫輒避驄劉長卿一坐凜生寒崔徐跡未朽千載揖風波劉又詩親賓改舊觀僮僕生新敬蒼鷹獨立

時惡鳥不敢飛懸三公不敢吏唐文粹日月垂於方寸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三不欺先後論

本朝范仲淹在延安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胷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雍老子可欺也五朝言行錄司馬温公爲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開邊隙温公神道碑文潞公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文潞公耶所謂以德服人者東坡德威堂記傅欽之欲

見陳師道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道鄉集　姦凶與佞媚膽破骨亦驚歐公集　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聲往往逃匿若匿而不及則俯首恐愧臨川集　奮鬚抵几走羣織兮聞名見像已癘疕兮　不仁者不敢至其牆不義者不敢過其門　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翫東坡集　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　盛德于今丈人行陳後山詩

睎慕

子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莊子昔顔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揚子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文中子

史季札曰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左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史本傳石慶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行為立石相祠本傳鮑宣下廷尉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隷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

人西漢本傳陳遵居長安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所到衣冠懐之惟恐在後 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西漢本傳雄家貧嗜酒有好事者載酒殽從游學前漢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西漢朱家傳 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東漢本傳張霸博覧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皆市宅其旁以就學焉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荀

輿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蔡邕以經籍去聖已久文字多謬乃自書於碑使工雕刻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及摹寫者車騎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東漢本傳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後漢李膺傳　卓茂性寬仁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漢本傳　阮修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晉書　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

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掩鼻以效之晉書本傳

習鑿齒為桓温荆州主簿時語曰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謝鯤為王敦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語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為人所慕如此晉書

郄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物所宗如此晉中興書

晉陶潛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龎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之及至欣然共飲南史

獨孤信為秦州刺史日暮馳馬入秦

州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北史南史任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梁陸倕傳陽城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唐書唐賀知章美談笑陸象先知章之族姑子與知章甚厚謂人曰賀兄可謂風流之士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舊唐書傳李華為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摸寫號為三絕碑唐書公卿大臣家碑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遠方入貢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 盧知猷

善書一落簡翰人皆模倣　劉乂聞韓愈接天下士徒步歸之　大歷中楊綰為相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有自數千里來者唐書

傳記王勃所至請託為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李肇翰林志　江偉善書人得其手疏莫不藏之以為寶江偉別傳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賈黃中談録　白樂天應宏詞賦考落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摭言　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

其風範可以激貪厲俗史通

集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文選王仲舒家江南讀書著

文其礬詭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韓文墓碑柰

何李膺之上士思就田文之下客楊盈川碑李邕求識面王

翰願卜隣杜詩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

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韓文柳子厚墓誌銘

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

下交口薦譽之柳墓誌　凡四方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屩於油幢之間譬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　常願操篲踰門㧖溜蘭室㫁㫁不與夙志多違柳集鸞鳳杞梓舉集其門　時賢雋人結轍在門唐文粹今日見名如見面塵埃壁上破牕前白侍郎木朝王禹偁嘗云吾若生元和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五朝言行録　邵康節居洛士人之道路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康節墓誌　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

示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歐公作蘇舜欽銘）沈警美風調吟詠為梁常侍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當時為之語曰玄機在席傾倒賓容（異聞集）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歐公集）欲過叔度留終日未出魯山空此生（東坡詩）人人願得出君門（欒城集）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集洛中年德高者為

耆英會獨司馬溫公年未及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聞見録）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後山時為徐州教授告徐州守孫覺願往見而覺不之許乃托疾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下至宿而歸（事見東坡答陳傳道書及劉安世彈章）

學者非韓不學（歐公書韓文）

寡和

子和之寡者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也（荀子）

史宋玉對楚王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史記）客有歌於郢中者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劉向新序）

絶唱幽蹤久無嗣音（沈休文作謝靈運傳）

北海天逸孤音少和（後漢孔融傳贊）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東漢黃瓊傳）

集陽春無和者（選張景陽雜詩）

南荆有寡和之歌（古詩）

唱繁而和寡（選演連珠）

清歌寡和於郢路（駱賓王）

本朝窈眇文章宜寡和崢嶸肝肺亦交難（坡詩）

陽春白雪

和者少 陽春白雪分吞聲 山谷

退聽

史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 音詎 能耶 史張儀傳 孔子為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史記孔子世家 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 史記范雎傳 班揚韜筆仲舒結舌 晉書虞溥傳 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 通鑑五代漢隱帝 集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 嵇康琴賦 衛無所措其邪

鄭無所容其淫選潘安仁笙賦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成公子安嘯賦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嘆息同上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宋玉好色賦戴憑遙避席祖逖後施鞭元微之傳本朝陽春白雪分吞聲山谷

稱頌

經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詩

子宜為國老家語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揚子命世亞聖之大才孟子序

史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羊舌肸之下祈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左

丈能附衆武能威敵史記司馬穰苴傳　名實純粹史蔡澤傳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史五帝本紀　雖甚盛德無以加矣史世家

諸君譽之皆不容口史晁錯傳　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史蕭何世家

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史五帝本紀　諸公翕然稱

鄭莊史鄭當時傳二君之所稱頌可著廟堂二君張釋之馮唐史二傳論

劉向稱仲舒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西漢本傳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東漢馬嘗傳

淑質貞亮英才卓礫東漢禰衡傳

魏孝文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通鑑齊明紀下卷續世說改板字為布字

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晉書褚裒傳

文貫九功武經七德晉書王導冊文

桓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通鑑宋紀

江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

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惟江智淵乎（通鑑宋世祖）虞世南卒上嘗稱世南有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通鑑唐太宗）員半千稱張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唐書）明玉美珠求之可得如陳國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通鑑五代晉高祖）宋公齊丘造國手也（通鑑周世宗）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後漢趙曄吳越春秋）

集騰跨百辟孤絶一人（李邕宣聖廟碑）言炳丹青道潤金璧（文選）

王元長曲水詩序

玉質幼章金聲夙振文選劉越石表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盧府君碑辭同錦肆心同學府沈約作任昉墓誌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選褚淵碑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文選齊故安陸碑氣韞風雲身負日月沈約如攀珠樹徒仰照車之輝若踐玉田不知照廡之價隋江總道協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畧德由天縱白雲降王輔之精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至三千運北擊舜海以遊鱗九萬圖南望堯雲而矯翼羽儀百代

掩梁實以霞騫鐘鼎一時𦊨表揚而岳立　言泉漱迴鶩瀑布以飛瀾文江淡清含濯錦而翻浪　飛英鳳穴藻五色以凝華濯頳龍泉漏九重而毓潤　心波湛漢泳精魄於黄陂情岳干天韞風雲於嵇巘　疏乾激派龍門開竹箭之波鎮地横基鵠趐恃蓮花之嶺　騰瀾浴景濬靈派以含珠擢幹捎雲翊高岩而聳桂　玉潤金聲蘭叢薰桂馥　垂秋實於翰林絢春花於文苑　清規湛秀照月旦而雕談素論凝玄開夜光於妙辯　談

叢散馥韜幹氣於九蘭筆海流濤駭洪波於八水駱賓王

學如猗頓之富文如清廟之樂皇甫湜　氣岸遥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　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横逸氣走風雷　吐言遺珠玉落筆迴風霜　舒文振頽波秉德冠彛倫李太白　幼而擢陵苕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　仁鱗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於天倫　文雅闗西族衣冠趙北都有聲真漢相無類勝隋珠　金石高韻珪璋德容　宵語途話琴書調

詎一出于文章劉賓客凝為和兮聚五福發為春兮消六沴　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饘其行　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　降自天和立為人傑沈斷大事奮揚奇謀　器得天爵文為國華行有根源辭無枝葉玉立不倚金叩有聲嚴重有大臣之體温雅秉君子之文　金璧其操鸞鳳其姿　器宇甚宏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燕遊觴詠之間則其貌温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白侍郎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孟浩然詩

伯仲之間見伊吕指揮若定失蕭曹 學業醇儒富詞華哲匠能 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 詞華傾後輩風雅藹孤騫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異材應間出爽氣必殊倫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 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杜詩 心輕馬融帳籌奪子房帷秀發幽岩電清澄隘岸陂 盛氣河包濟貞姿嶽柱天元微之集 頌其聲

聞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　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淡然氷玉不足以為潔　秉義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為其貞芬乎蘭茝不足為其秀　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絃　溟渤於文場嵩華於朝右　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　立身百行足為文六藝全皮日休　雷霆驅號令星斗煥文章　舐筆和鉛欺賈馬讃公論道鄙蕭曹　山秀扶英氣川流入妙思　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　夷險一貫

忠勞兩兼之杜牧　雲朗鏡開匣月寒冰在壺　白圭無玷朱紱有聲　二十八宿羅心胷高達夫　名將日月同時朽身是山河應數生方雄飛

譏誚

經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詩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

子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嘿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是子游氏之賤儒也荀子非十二子

史鰌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國之蠹也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也　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左傳　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史魯仲連　張耳陳餘始相然信以死及爭權卒相滅殆與泰伯延陵季子異矣史本傳論　鼎足不強棟幹微撓西漢佞幸

傳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乃效兒女曹呫囁耳語西漢本傳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西漢韓信傳

有負俗之累漢武紀寧能為石人耶西漢灌夫傳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西漢司馬遷傳賈詡曰劉表平世之三公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通鑑東漢孔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說苑崔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

曹爽進用丁謐何晏鄧颺等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

魏志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通鑑晉穆紀苻堅聞桓溫廢立曰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晉簡文紀桓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犬羊乎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敵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宋太祖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唐高祖袁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

淑以來盡忠帝室謂琅琊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恥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禄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通鑑氣奪算盡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唐德宗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周世宗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盧藏用曰五經掃地盡矣續世說韓思彦曰武子王濟有馬癖君王福畤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唐書王勮傳周顒字彦倫隱居蔣山

出為臨海令還罷都欲游舊居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露勒移山庭金陵世說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小人之行也韓詩外傳

楊炯常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嘲之曰今假弄麒麟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朝野僉載

五尺童子猶知調笑者矣史通

虛無之談無異春蛙秋蟬聒耳而已物理論

集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晉裴頠女史箴

生

為世笑死為愚鬼書選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黄熊父子食赤豹麏擇肉於熊羆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四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虎兒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

（韓集）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布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杜牧）跳踯雖云高意不離濘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韓昌黎詩）夫今之人務利而違道其學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時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怠月以削老而益昏

死而遂亡韓文上賈滑州書翳晴生可恥束縛死無名唐文粹清

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庠序鄉黨以士大夫

自名者反争為之不已悲夫清非異於市人也柳清宋傳鷹

隼儀刑螻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劉賓客童騃無知凶嚚

有素雖藉祖父之寵曽微分寸之勞白傳集丈夫不立義

豈如鳥獸情梟音不惨鴟張益熾人情共棄國典不

容劉文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唐文粹自元和以來有元

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其所破壞流于民

間疏于屋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紫綬公卿今放曠白頭郎吏尚留連杜牧之

本朝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磨滅幾何年想見魂魄千秋後却悔初無二頃田臨川集蘇秦詩　汲黯不居中似非朝廷美山谷詩　常怪劉伶死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誰信先生無此懷　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　莫對黄鸝施爪嘴　跨歴商周看盛衰欲

将齒髮鬬蛇龜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着子時

世上小人多忌諱東坡

聞望

經君子萬夫之望易有無窮之聞　舊有令聞　造民大譽書令聞令望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是以有譽處兮　聞于四國詩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蚤有譽於天下也中庸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語

子死有萬世之名列子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

文繡也孟子　名聲若日月　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豈不如日月雷霆哉荀王伯部當為剖

史生有令聞　令名德之輿也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左　名與天壤相敝　管仲名高天下史記魯仲連傳　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語國周　陸賈游公卿間名聲籍甚西漢陸賈傳

聲聞梁楚間鄭當時傳　名譽日廣韋玄成傳　四皓采榮於商山揚雄傳榮者謂聲名也　聲薰天地東漢馬援傳　祭彤威讋北方聲行海表　葛龔以善文記知名東漢本傳　名侔於父兄吳江表傳　令聞

令望必與此山俱傳（晉羊祜傳）謝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謝安傳時弟萬為中郎將）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潘岳傳）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周顗傳）器業殆人望也（南史宋柳仲傳）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唐張萬福傳）盧尚書海內大儒之望也（漢獻紀）聲出區宇名流海內（通鑑）

集齊名字於天地並先明於列星　名聲若日照四海

德譽配天　名聲著而日延　布名乎天下　聲盈塞於天淵（楚詞）考四海而為雋當中葉而擅名（左太沖蜀都賦）流

千載之英聲楊修答臨淄侯牋　英名擅八區左太冲詠史詩　流聲馥秋蘭潘叔正詩　揚聲紫闕

名播天壤間　高名動京師天下

皆籍籍　名與此山俱李白詩　名聲豈浪垂杜詩　養聲譽於

衆多之口駱賓王 名聲照四海 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著實於朝天也 赫然千載德譽愈尊 厥聲赫赫滿華逾貊韓愈 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柳大 如金玉在佩動而有聲 翩翩有聲白樂天 名流襲蘭麝 才名天下首元稹 聲價金應敵 聲外金禎姓字時元微之 聲氣朗徹高韻冠于一時 名聲四馳速如羽檄芒刃愈出素風傳竹帛高價騁琳琅劉賓客 名聲逼揚焉 名聲動四夷白侍郎 聲名之垂星斗之光李習之 茂實葳蕤榮聲

洋溢李光賓　頌聲滿江海古今流不竭劉長卿　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擅美一時流譽千載　名飛天京　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　名與日月懸唐文粹　榮聞日流姚崇碑銘　名垂星斗聲彌天地李翺祭韓愈文　本朝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造京師歐公與石操書　名與謫仙高東坡　名重沒猶存欒城書

先聲

經成人有其凡死而不為衰者聞乎皐將為成宰遂為

哀 記檀弓

史晉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左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滂按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 范滂傳

集預傳藉藉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杜詩 實未至而聲先馳 劉賓客 劍拔蛟知斷弓鳴虎自開 張說之文 聲如飈馳先詔而至吏人畏服男女相賀 唐文粹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

惟兵用之然雖士亦然方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古角誇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柳送韋中立

本朝朱輪未及郊清風已先馳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絃東坡

無聞

經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語

史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也史衛青傳論　非世所指名西漢項籍傳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司馬遷

懷道無聞委身草芥東漢二十八將論傳

集墳土未乾身名俱滅曹子建求自試　身死無名諡為至愚司馬

長卿

取信

經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語

子孔子戹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孔子曰吾信回之為人久矣雖汝有聞弗以疑之其或者必有故乎名顏回

問之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顔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久矣非特今日也家語

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曾參也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荀儒效

史晉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左

羊祜與陸抗相對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晉書羊祜傳通鑑云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譽舉

其偏不爲黨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也左一字之褒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過市朝之撻穀梁序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史記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前漢季布傳二荀論説久而益信魏志本傳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晉書劉弘傳上官桀黨

與有譖霍光者上怒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

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通鑑漢昭紀

黄瓊

薨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徐穉往弔之進

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曰先時有一

書生來衣麄薄而哭之哀不記姓氏衆曰必徐孺子也漢桓紀

吳主假太常潘濬節度使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

為諸葛亮長史衡於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

之計吳王曰永明不為此也魏明紀

龐晃等短高熲於上

上怒皆黜之因謂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隋高祖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唐高祖李緯為戶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聞李緯美髭鬚帝遽改除緯為洛州刺史唐太宗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唐武后周太祖推心委任蘇綽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處

分則隨事施行及還遂啓之而已通鑑魏武法尚峻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千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名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修乎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唐書郭子儀傳　一言之重訂千金唐李大亮傳

傳記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至闕而息過又聞車聲夫人曰此必是蘧伯玉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

下公門式路馬今蘧伯玉賢者也必不以暗昧失禮公令人視之果如斯言列女傳

集殺青無兼兩之宜薏苡起懷珠之謗王惲歐陽頬墓誌　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李太白集　斯言勝金玉佩服無失墜白侍郎　唯君飲冰心可酌貪泉水張承吉文　笑言成月旦李義山集　偉人一顧踰于華章一非慘乎黥刖劉賓客　褒其一字有踰拱璧之重同上

歸向

經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愛莫助之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詩

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頗受一壓而為氓 孟子 君子若華山松栢既多望之自不知厭 晏子

史楚葉公至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或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也日月以幾若

見君面是得丈也民知不死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裨諶曰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産息之乃猶可以戾(定也)不然將亡矣左楊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說苑)相如至一坐盡傾(西漢本傳)歙然歸仁(匡衡傳)陳遵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本傳)趙廣漢為京兆尹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通鑑漢宣紀)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漢平紀)大司徒歐陽歙坐前為

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歙世受尚書八世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同上罷戊巳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前通鑑章紀張綱在郡一歲卒張嬰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梁冀收李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質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

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漢殤帝　容有言於何進曰孔文舉有重名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天下後漢孔融傳注猶衆星之有北斗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　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節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為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　魯肅曰孫討虜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　劉豫州士慕仰若水歸海漢獻紀　車駕南征寇恂從至頳川盜賊悉平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東觀漢紀　懷赴

如歸後漢禹所止停車駐節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東漢鄧禹張楷居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范曄後漢齊魯閒宗之東漢玄傳鄭大馬戀主物不敢忘晉書石勒傳車肩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肩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晉書本傳周顗曰何敢近捨明公王導遠希嵇阮晉書周顗傳温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通鑑晉元當效犬馬之用陳書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愛其才也

唐書謝超宗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蕭道成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宋書竇建德陷京城執户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户曹清謹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通鑑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唐武后劉贍為刑部尚書贍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贍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通鑑

傳記漢韋約曰犬馬齒盡旣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戀慕者以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三輔決録

集不勝犬馬之情選曹子建責躬詩表疲馬戀君軒選詩百川赴巨

海謝靈運詩百川宗渤海五岳輔崑崙劉賓客傾巢舉落望德

如歸選昭王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户侯

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

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一

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

價於君侯李太白上韓荆州 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杜工部 雖天地不求仁於芻狗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白傅集 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之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秉間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躬兮又何忠之能輸韓復志賦 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韓文 介然而居士友以傾韓文王仲舒碑 生徒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韓愈行狀 鱗介宗龜龍郭有道碑

本朝四方之至如歸其家樂而忘去既駕雖馬亦顧其皂而嘶東坡集 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東坡集司馬溫公神道碑

納侮

經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記

子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後人毁之國必

自伐然後人伐之孟子　行有招辱荀子

史蕭琛嘗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

面梁書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

何為開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劉昭幼童傳　劉道真

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曰女子何不調

機利杼而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裴啓

語林

本朝孫皓為晉所滅武帝問皓曰聞南人好作爾汝詩

皓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杯酒令汝壽萬

春

古今詩話

記纂淵海卷六十五